

佐佐木有吉的家門口立著個大大的馬口鐵看板。

「誓死反對奧林匹克道路！」

深紅油漆、偏右揚起的粗體字有稜有角，教人不覺聯想著頑固的書寫者。那粗體字，並不只限於家門口的看板；不管是在木棚板壁上、或生鏽的白鐵皮屋頂上飄著的旗幟上，全都像商店街在歲末大拍賣時那樣，顯眼地寫滿了字。

特定街路建設事務所的辦事員，手撐著曬黑的下顎嘆著氣。非得想出個辦法勸服有吉不可。已經交涉過好幾次了，但事情毫無進展。好不容易，奧林匹克選手村由朝霞決定到華信登公寓來，奧林匹克道路建築工事已經迫在眉睫。收買用地跟著來的，是各地住民的反對運動；他所擔當的地區最初也沒例外。只為了一間木棚屋，好歹被他勸勸了，那還是由於他熱情與努力的結果呢。可是，最後卻只剩下佐佐木有吉，說什麼也不為所動，不聽勸解。有一回還遭他用水桶潑了水。

辦事員嘆著長氣，一邊走進有吉家斜對面的酒館裡去。

「怎麼，說成了嗎？」

熟識的酒館老爹見了表情疲憊的辦事員嘲笑似的說。

「沒有。這會兒正要去試試看！」辦事員聲音毫不起勁。

「我看你還是算了吧！」

酒館的老爹不愛管別人閒事，因此輕鬆地說道。

「佐佐木先生沒有太太小孩嗎？」

「原先是有啦！」

「原先？」

「是喔，大約半年左右，太太與女兒還在。說太太，也是六十左右的老婆婆了；女兒也有二十四、五的樣子吧。是每個天夫妻吵架、父女吵架的家庭哩。終究，太太和女兒受不了那老頭，回故鄉信州去了。在那之後，老頭便自個兒住在那裡。總之頑固又怪異，家人會逃走也不是沒道理咧！那老頭的倔強，是附近有名的呢。」

「一個人住著不寂寞嗎？」

「他不是那種在乎寂寞不寂寞的人！昨兒還來我這兒說，殺了他也別想叫他搬；氣焰大得很呢！」

「這麼說，只有強制搬遷一途了！」

辦事員嘟囔著出了酒館。他想，今天還是不成，只有採取最後的手段了。

「又來了！」

見了辦事員的臉，佐佐木有吉咬牙切齒地說。

「今天是最後一次來的。」辦事員決絕地說。

「最後最初都一樣。不搬就是不搬！我反對奧林匹克。有錢有閒辦奧林匹克的話，得先做的事一大堆的不是！也沒跟國民溝通，隨意就決定甚麼奧林匹克，叫我們搬就搬；我可知道沒這個理！我在意的，可不是想多拿你們徵收的價額。拿幾千萬來，也不讓給奧林匹克。就是總理大臣來低頭也是一樣！反正，為了一小部分的人起哄，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去辦奧林匹克，我反對到底！」

「我了解你的意見。」辦事員忍著怒氣，故作莊重地說：「要是你說甚麼都不接

受的話，不得已只得依公共用地取得之特別處置法，徵收了你的住宅用地。當然，會依規定給補償金，不過你要是拒領的話，補償金我們依法代為保存。」

「有這種法律嗎？」

佐佐木有吉首次變了臉色。

「畜生！我上吊自殺，變了鬼去奧林匹克委員家去報仇呀！」

佐佐木有吉顫著身體，怒目瞪著辦事員。

頑強地堅持己見，終究是受用地徵收法律裁決的佐佐木有吉，在家屋拆除的當日早晨，真的用腰帶將自己吊死在門楣上。

那是抗議奧林匹克的自殺。那天各晚報都將事件當作社會問題大大的報導。

但是，當晚報尚未分送到各戶人家的時候，佐佐木有吉住宅拆除的現場，警官與成群看熱鬧的人們正在喧騰騷嚷。

因為埋在地板下的六十歲左右的老婆婆與她女兒的屍體，雙雙被發現了的緣故。

------(完)